

貞觀

—唐—
吳兢著

政要



D691.5

1

观政要

〔唐〕吴兢著



D691.5

1

51341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贞观政要/(唐)吴兢著;王泽应点校。—北京:团结出版社,1996
ISBN 7-80130-031-9

I. 贞… II. ①吴… ②王… III. 典章制度—中国—唐代
IV. D69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18168 号

贞 观 政 要

[唐]吴兢 著

团结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印刷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850×1168 毫米 大 32 开 14 印张 380 千字

ISBN 7-80130-031-9/K·22

定价:13.50 元

前 言

《贞观政要》是我国历史上一部具有深远政治影响和文化价值效用的经典著作，亦可称之为经邦济世的宏文大作，治国安民的宝典古训。该书自编纂者吴兢于开元年间进献唐玄宗以后，倍受励精图治的统治者推崇赏识，他们或将其悬挂于帷室之内屏障之上，日以记诵默念，或特设教讲研习，弘阐义理大猷，更有明宪宗、清乾隆帝等相继为该书作序题辞，认为该书质文兼备，纸墨精良，“余尝读其书想其时，未尝不三复而叹曰，贞观之治盛矣”（乾隆《〈贞观政要〉序》），足见《贞观政要》一书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故名思义，《贞观政要》旨在反映贞观一朝唐太宗及诸大臣们治政的运思智慧和伦理睿识，再现或揭示出贞观年间治政的机理或要义。而事实上，贞观一朝，唐太宗及其大臣房玄龄、杜如晦、魏徵、王珪等也十分注意探寻治政之方，常以隋亡为戒，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求索政治清明、天下太平的真谛，他们或你问我答，互相论辩，或上疏进谏，下旨诏令，留下了无数珍贵的文献资料。则天和玄宗时期的一代史臣吴兢详细采摭贞观朝政国事之要，缀集所闻，参详旧史，撮其指要，举其宏纲，编纂成《贞观政要》一书，凡十卷合四十篇。史载，吴兢居官多有忠谏，叙事简核，直笔无讳，被称为董狐之笔。在吴兢看来，“太宗文武皇帝之政化，自旷古而来，未有如此之盛者”，“至如用贤纳谏之美，垂代立教之规，可以弘阐大猷，增崇至道者，并焕乎国籍，作鉴来叶”。所以他编纂此书，志在匡君，用备劝戒，使“贞观巍巍之化，可得而致”。

在数千年的中国政治史上，唐太宗可谓是具有雄才大略和文治武功的一代英主，他所开创的“贞观之治”一直被后人传为佳话，并被

认为是理想政治的化身,其功德可与二帝三王媲美。明宪宗《贞观政要》序说:“惟三代而后,治功莫盛于唐。而唐三百年间,又莫若贞观之盛。诚以太宗克己,励精图治于其上。而群臣如魏徵辈,感其知遇之隆,相与献可替否以辅治于下。君明臣良,其独盛也宜矣。”唐太宗尚贤任能,虚心纳谏,魏徵等大臣亦不负主上厚爱,忠心进谏,君臣相遇,“动静必思隋氏,以为殷鉴”,并由是抚外安内,革故除弊,与民休息,励精图治,开创了历史上有名的“贞观盛世”。

《贞观政要》作为一部对贞观之治作系统总结的政论性著作,涉及到君道政体、任贤择官、求谏纳谏、仁义孝友、公平诚信以及务农安边等问题,几乎囊括了中国古代有关治国安邦的诸多内容。而贯穿该书的一条红线则是始终执着于历史教训的总结,如何造成长治久安的政治局面。书中对君臣之道的论述,对纳谏求谏的阐释,对任贤择官的评说,无不围绕着跳出“兴亡周期率”的主题展开,从而使该书充满着发人深思的精湛义理,引人警觉的历史故事,以及言近旨远的理想追求。从某种意义上说,该书是中国古代史上一部专门探讨治乱兴衰、利害得失的历史哲学和政治哲学著作。尤其是在《辨兴亡》《论慎终》以及《论君道》等篇目中,已经相当清晰地阐说了“兴亡周期率”问题。魏徵“自古帝王初即位者,皆欲励精为政,比迹于尧舜,及其安乐也,则骄奢放逸,莫能终其善。人臣初见任用者,皆欲匡主济时,追踪于稷契,及其富贵也,则思苟全官爵,莫能尽其忠节”的言论,既是对历史上经验教训的深刻揭示,充斥着禁不住的悲怆情愫,又暗含着震聋发聩的哲学智慧,跃动着一颗志在打破“兴亡周期率”的慎终之心。在魏徵看来,“若使君臣常无懈怠,各保其终,则天下无忧不理,自可超迈前古也”。(《论慎终第四十》)是的,创业建国确乎不易,但守业慎终尤为艰难。魏徵等人正是出于打破“兴亡周期率”,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目的,才犯颜直谏,提出了许多切中时弊、鞭辟入理的良善治策。唐太宗亦是出于打破“兴亡周期率”,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目的,才克己自律,虚心纳谏,颁发了许多顺乎民情、合乎民意的诏令文告。唐太宗曾对身边的大臣们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

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论任贤第三》)以古为镜和以人为镜,就是要总结人类政治生活中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虚心听取他人的合理化建议,居安思危,拒腐防变,善始慎终,见微知著,不因善小而不为,不因恶小而为之。只有永远谦虚谨慎,自强不息,才能使政治主体实现人格上的自我完善,也才能使国家政治生活逐步趋向完善。

谦虚谨慎尽管是属于政治道德的品行性因素,向来为置重道德修养的中国文化所推崇,但依据现代政治学的原理,民主法制首先是一种心态和素质。当着统治者连谦虚谨慎的品德都缺失的时候,尊重民意发扬民主就成了一句空话。无疑,仅靠个人道德修养的品行性因素很难真正跳出“兴亡周期率”的支配,李世民等人也未能真正打破“兴亡周期率”,诚如魏徵所说的“受命之初,皆遵之以成治;稍安之后,多反之而败俗”。贞观初年,唐太宗抑损奢欲,躬行节俭,常许仁义之道,守之而不失,故“内外康宁,遂臻至治”。可是晚年则居功自傲,“卑俭之迹岁改,骄侈之情日异”,“恃功业之大,意蔑前王;负圣智之明,心轻当代”,犯下了不能善终的十条错误。好在经魏徵等人的及时提醒忠告,自己本人又有一定的意识,才未酿成大错。从某种意义上说,唐太宗之对历史文化的影晌在于他闻过即改,从谏如流,在于他始终执着于善始善终,慎终追远。贞观十四年,他对身边的大臣们说:“平定天下,朕虽有其事,守之失图,功业亦复难保。秦始皇初亦平六国,据有四海,及末年不能善守,实为可诫。公等宜念公忘私,则荣名高位,可以克终其美。”(《论慎终》第四十)这种安不忘危、慎终追远的心态和价值意识,从现代政治学的角度来看,的确是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政权建设和干部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中国古代人亡政息、江山易姓的兴亡悲剧是同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高度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密切相关的。尽管《贞观政要》一书所阐发的任贤使能、进谏纳谏、谦虚谨慎、克己自律等从总体上讲是为巩固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服务的,这就决定了它们不能不同“兴亡周期率”交织在一起。但科学而理性地看,这些作为官吏道德的品行性因素,

实在又是同打破“兴亡周期率”的努力，同寻求一种良好的政治制度的价值开掘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现代民主政治和法制建设不仅要求建立起权力制衡和权力公有的制度体系，更呼唤关心政权建设的参与意识和宽容精神，突显出领袖道德和领导干部道德的效能。

当代美国政治学会会长、著名的政治学专家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在所著的《领袖论》一书中指出：“领导是一种领导人与追随者基于共有的动机、价值和目的而达成一致的道德过程。”当代社会需要变革型的领袖和领导，变革型领导实质是“一种道义上的关系，它提高了人类行为的层次，并激发了领导者和被领导者合乎道德的理想，对两者都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伯恩斯甚至认为，当代政权建设的核心问题是价值聚合和道德重整问题。

从伯恩斯的当代政治学观点看来，笔者以为，《贞观政要》所阐发的置重政权建设的许多观点，特别是领袖风范和道德自律、主体德性修炼和风化亦即价值聚合等观点，并未离我们远去。它可以经由我们当代的批判改造和辩证扬弃，获得新生，从而有效地作用于当代的政权建设和道德建设运动。

“先哲留嘉谏，后人当勉就”。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需要我们正视民族自身的精神财产。为了更好地把握现在开拓未来，我们有必要以史为镜，善于透过历史的云层，去发掘有益于当代政治文明和道德文明的治政睿思和经邦智慧。也许，读一读《贞观政要》，将会使我们击掌三叹，获得许多政治文化的养料和人文致思的成果呢！

(王泽应)

贞观政要原序

有唐良相，曰侍中安阳公、中书令河东公，以时逢圣明，位居宰辅，寅亮帝道，弼谐王政，恐一物之乖所，虑四维之不张，每克己励精，缅怀故实，未尝有乏。太宗时政化，良足可观，振古而来，未之有也。至于垂世立教之美，典谟谏奏之词，可以弘阐大猷，增崇至道者，爰命不才，备加甄录，体制大略，咸发成规。于是缀集所闻，参详旧史，撮其旨要，举其宏纲，词兼质文，义在惩劝，人伦之纪备矣，军国之政存焉，凡一帙一十卷，合四十篇，名曰《贞观政要》。庶乎有国有家者克遵前轨，择善而从，则可久之业益彰矣，可大之功尤著矣，岂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而已哉！其篇目次第列之于左。

唐卫尉少卿兼修国史修文馆学士吴兢撰。

按：兢，汴州浚仪人。少厉志，贯知经史，方直寡谐，惟与魏元忠、朱敬则游。唐长安中，二人者当道，荐兢才堪论撰，诏直史馆，修国史。神龙中，为右补阙，累迁卫尉少卿，兼修文馆学士。复修史，于是采摭太宗朝政事之要，随事载录，以备劝戒，合四十篇，上之，名曰《贞观政要》。开元中，为太子左庶子。又尝私撰《唐书》、《唐春秋》。兢居官多忠谏，叙事简核，有古良史之风。尝撰《则天实录》，直笔无讳，当世谓今董狐云。

戈 直 序

《贞观政要》者，唐太宗文皇帝之嘉言善行、良法美政，而史臣吴兢编类之书也。自唐世子孙既已书之屏帷，铭之几案，祖述而宪章之矣。至于后世之君，亦莫不列之讲读，形之论议，景仰而效法焉。夫二帝三王之事尚矣，两汉之贤君六七作，何贞观之政独赫然耳目之间哉？盖两汉之时世已远，贞观之去今犹近。迁、固之文，高古尔雅，而所纪之事略；吴氏之文，质朴该贍，而所纪之事详。是则太宗之事章较著于天下后世者，岂非此书之力哉？夫太宗之于正心修身之道，齐家明伦之方，诚有愧于二帝三王之事矣。然其屈己而纳谏，任贤而使能，恭俭而节用，宽厚而爱民，亦三代而下，绝无而仅有者也。后之人君，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岂不交有所益乎？惜乎是书传写谬误，窃尝会萃众本，参互考订，而其义之难明，音之难通，字为之释，句为之述，章之不当分者合之，不当合者分之，自唐以来，诸儒之论莫不采而辑之，间亦断以己意，附于其后，然后此书之旨颇为明白。虽于先儒穷理之学不敢妄议，然于国家致治之方未必无小补云。

后学临川戈直谨书。

上《贞观政要》表

臣兢言：臣愚，比尝见朝野士庶，有论及国家政教者，咸云：“若陛下之圣明，克遵太宗之故事，则不假远求上古之术，必致太宗之业。”故知天下苍生所望于陛下者，诚亦厚矣！《易》曰：“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今圣德所感，可谓深矣！窃惟太宗文武皇帝之政化，自旷古而来，未有如此之盛者也。虽唐尧、虞舜、夏禹、殷汤、周之文武、汉之文景，皆所不逮也。至如用贤纳谏之美，垂代立教之规，可以弘阐大猷，增崇至道者，并焕乎国籍，作鉴来叶。微臣以早居史职，莫不诚诵在心。其有委质策名，立功树德，正词鲠义，志在匡君者，并随事载录，用备劝戒，撰成一帙十卷，合四十篇，仍以《贞观政要》为目。谨随表奉进，望纤天鉴，择善而行，引而伸之，触类而长。《易》不云乎，“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伏愿行之而有恒，思之而不倦，则贞观巍巍之化，可得而致矣！昔殷汤不如尧舜，伊尹耻之；陛下倘不修祖业，微臣亦耻之。《诗》云：“念我皇祖，陟降庭止。”又云：“无忝尔祖，聿修厥德。”此诚钦奉祖先之义地。惟陛下念之哉，则万方幸甚！不胜诚恳之至，谨奉表以闻，谨言。

目 录

《贞观政要》原序·····	1
戈直序·····	2
上《贞观政要》表·····	3
卷一	
论君道第一·····	2
论政体第二·····	16
卷二	
论任贤第三·····	37
论求谏第四·····	62
论纳谏第五·····	74
卷三	
论君臣鉴戒第六·····	109
论择官第七·····	125
论封建第八·····	143
卷四	
论太子诸王定分第九·····	159
论尊敬师傅第十·····	165
论教戒太子诸王第十一·····	175
论规谏太子第十二·····	185
卷五	
论仁义第十三·····	207
论忠义第十四·····	210
论孝友第十五·····	223
论公平第十六·····	226

论诚信第十七·····	248
卷六	
论俭约第十八·····	256
论谦让第十九·····	263
论仁恻第二十·····	267
慎所好第二十一·····	270
慎言语第二十二·····	274
杜谗邪第二十三·····	278
论悔过第二十四·····	285
论奢纵第二十五·····	288
论贪鄙第二十六·····	294
卷七	
崇儒学第二十七·····	299
论文史第二十八·····	306
论礼乐第二十九·····	311
卷八	
论务农第三十·····	327
论刑法第三十一·····	331
论赦令第三十二·····	346
论贡赋第三十三·····	350
辨兴亡第三十四·····	354
卷九	
议征伐第三十五·····	359
议安边第三十六·····	379
卷十	
论行幸第三十七·····	389
论畋猎第三十八·····	393
论灾祥第三十九·····	399
论慎终第四十·····	406

附录

明宪宗:《贞观政要》序	421
清乾隆帝:《贞观政要》序	422
清乾隆帝:读《贞观政要》	423
清乾隆帝:题《贞观政要》	424
吴澄:《贞观政要》序	425
郭思贞:《贞观政要》序	426

卷 一

愚按：贞观者，唐太宗表年之号也。《易大传》曰：“天地之道，贞观者也。”犹言天地之文理主于正，以示人也。政要者，唐史臣吴兢类辑贞观间君臣之嘉言善行、良法美政之大要也。唐史本纪曰：“太宗姓李氏，讳世民，陇西成纪人，为凉武昭王八世孙，高祖次子也。母曰太穆皇后窦氏。生而不惊。方四岁，有书生谒高祖曰：‘公贵人，必有贵子。’及见太宗，曰：‘龙凤之姿，天日之表，其年几冠，必能济世安民。’书生既去，乃采其语，名之曰世民。”及长，聪明英武，有大志，能屈节下士，结纳豪杰，佐高祖以定天下之乱，功业日隆。隋义宁元年，高祖以唐王受隋禅，国号唐。明年，改元武德，封世民为秦王。九年，立秦王世民为皇太子，听政。是年八月，即皇帝位。明年，改元贞观。在位凡二十三年，为一代之贤君。其言行之美，政治之盛，与夫任贤使能之方，从谏乐善之道，大略皆聚此书也。后文宗读此，慨然慕之，故太和初政，号为清明，则是书也，不无补于治云。

论君道第一 凡五章

贞观^①初,太宗^②谓侍臣^③曰:“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④,腹饱而身毙。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理而下乱者。朕^⑤每思伤其身者不在外物,皆由嗜欲以成其祸。若耽嗜滋味,玩悦声色,所欲既多,所损亦大,既妨政事,又扰生民。且复出一非理之言,万姓为之解体,怨讟^⑥既作,离叛亦兴。朕每思此,不敢纵逸。”谏议大夫^⑦魏徵^⑧对曰:“古者圣哲之主,皆亦近取诸身,故能远体诸物。昔楚聘詹何,问其治国之要,詹何^⑨对以修身之术。楚王^⑩又问治国何如,詹何曰:‘未闻身治而国乱者。’陛下^⑪所明,实同古义。”

愚按:《中庸》九经,修身为先;《大学》八目,修身为本。古者二帝三王之治,未有不先正其身而能正天下者也,故尧必克明峻德而后能黎民时雍,舜必帝德罔愆而后能万邦咸宁,禹必祇台德先而后能朔南暨声教,汤必懋昭大德而后能表正万邦,武王必建其有极而后能作民父母。盖身者表也,天下者景也,未有表正而景曲者也;身者源也,天下者流也,未有源清而流浊者也。后之人君,若汉

① 贞观:唐太宗年号(627—649)。

② 太宗:即唐太宗李世民(599—649)。李渊次子。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发动玄武门之变,得为太子,继帝位。在位期间,推行均田制,租庸调法和府兵制度,常以亡隋为戒,任贤纳谏,封建经济得到较快发展,史称“贞观之治”。

③ 侍臣:侍从皇帝的大臣。

④ 啖腹:啖(dàn,音但),吃或给人吃;啖腹,指填塞肚子。

⑤ 朕:秦始皇起专用作皇帝的自称。

⑥ 怨讟(dú 读):怨恨。讟,诽谤,怨言。

⑦ 谏议大夫:官名,掌侍从赞相,规谏讽喻。

⑧ 魏徵(580—643):唐初政治家。字玄成,巨鹿(今属河北)人。隋末参加瓦岗军,李密败,降唐。太宗即位,擢为谏议大夫,前后陈谏二百余事,曾提出“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后任秘书监、侍中,封郑国公。其言论见于《贞观政要》。

⑨ 詹何:战国时楚国隐者,哲学家。继承杨朱的“为我”思想,认为重生必然轻利,反对纵欲自恣的行为。思想接近道家。

⑩ 楚王:即楚庄王(?——公元前591年),春秋五霸之一。问詹何治国之事见《列子·说符篇》。

⑪ 陛下:封建时代对皇帝的敬称。

高之约法除苛，文、景之几致刑措，宣帝之综核名实，光武之恭勤俭约，明帝之明察善断，孝章之宽厚长者，其爱民之心，治民之具，盖亦有合乎先王者矣，特其本原之地有未纯焉者尔。由此观之，身心与家国天下为一者，三代以上之治也；身心与家国天下为二者，三代以下之治也。唐太宗以英武之姿，当大乱之后，芟除群雄，拓定四海，一旦君临南面，首告其群臣曰：“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者。”斯言也，非三代以下之言也。魏徵斯时正当告之以《中庸》之九经，《大学》之八目，于以阐扬圣学之奥，于以发明心术之微可也，顾乃以楚王、詹何之盲言之，何其远哉！使太宗斯时得闻二帝三王之学，必将终始如一而无晚年之悔，内外如一而无官闾之愧矣，岂特贞观之治而已邪？惜乎太宗能言之而不能行之，魏徵能赞美之而不能发明之也。吴氏编是书，置此于开卷之首，其有所取也夫？抑有所感也夫？

贞观二年，太宗问魏徵曰：“何谓为明君暗君？”徵曰：“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诗》^①云：‘先人有言，询于刍荛。’^②昔唐、虞^③之理，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是以圣无不照，故共、鲧^④之徒，不能塞也；靖言庸回^⑤，不能惑也。秦二世^⑥则隐藏其身，捐隔疏贱而偏信赵高^⑦，及天下溃叛，不得闻也。梁武帝^⑧偏信

① 《诗》：指《诗经》，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编成于春秋时代，共 305 篇，分为“风”、“雅”、“颂”三大类。对中国二千多年来的文学发展有深广的影响。

② 刍荛(ráo 饶)：割草打柴的人，后多以指草野鄙陋的人。

③ 唐、虞：指尧和舜，尧曰陶唐氏，舜曰有虞氏。传说中父系氏族社会后期部落联盟领袖。

④ 共、鲧：共指共工，古代传说中的人物。鲧(gǔn 滚)，夏禹的父亲，尧的臣子，因治水无功，被舜戮于羽山。《史记·五帝本纪》载，共工与驩兜、三苗及鲧并称为“四凶”，被舜流放于幽州。

⑤ 靖言庸违：靖言，恭维的话；庸违，小人的奸计。靖言庸违，谓邪佞小人的言行。

⑥ 秦二世：秦始皇次子，名胡亥。秦始皇死后，继任为帝，厉行严刑峻法，在位 3 年，后被专权的宦官赵高逼死。

⑦ 赵高：秦宦官。本赵国人。后进入秦宫，任中车府令，兼行符玺令事。始皇死后，与李斯伪造遗诏，逼死世子扶苏，立胡亥为二世皇帝，居中用事，控制朝政，任郎中令。后杀二世，立子婴为秦王，旋为子婴所杀。

⑧ 梁武帝：即萧衍(464—549)，南朝梁的建立者。公元 502—549 年在位。字叔达，小字练儿，南兰陵(今江苏常州西北)人。曾任齐雍州刺史，乘齐内乱，起兵夺取帝位。在位期间，改定“百家谱”，重用士族，崇奉佛教，大建寺院，并三次舍身同泰寺。公元 549 年侯景渡江攻破都城，梁朝灭亡，他饥病而死。

朱异^①，而侯景^②举兵向阙，竟不得知也。隋炀帝^③偏信虞世基^④，而诸贼攻城剽邑，亦不得知也。是故人君兼听纳下，则贵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必得上通也。”太宗甚善其言。

范氏祖禹曰：善哉太宗之问，魏徵之对也！可谓得其要矣。夫圣人以天下为耳目，故聪明；庸君以近习为耳目，故暗蔽。明暗之分，惟在于远近大小而已矣。

唐氏仲友曰：兼听则公正忠谏进，偏信则浸润肤受行，此魏徵论听纳任用之本。

愚按：太宗问明君暗君，魏徵谓兼听者明，偏信者暗。兹言固简而当矣，然兼听偏信，此自外至者也；明之与暗，又有存于中者焉。尧之钦明，舜之聪明，乃其中高澄彻，如釜之空，如衡之平，妍媸轻重随物而见者也。彼昧者、昏者反是，此又明暗之所分。盖偏信固易于蔽，而兼听亦有所当择，惟明足以烛理，何施而不可哉？君天下者欲进于尧、舜之明，当自格物致知之学始。

贞观十年，太宗谓侍臣曰：“帝王之业，草创与守成孰难？”尚书左仆射^⑤房玄龄^⑥对曰：“天地草昧，群雄竞起，攻破乃降，战胜乃克。由此言之，草创为难。”魏徵对曰：“帝王之起，必承衰乱，覆彼昏狡^⑦，百姓乐推，四海归命，天授人与，乃不为难。然既得之后，志趣骄逸，

① 朱异(483—549)：南朝梁吴郡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字彦和。梁武帝以为中书通事舍人，位至侍中，中领军，掌机要三十余年。太清元年(公元547年)，力主纳东魏大将侯景之降；及东魏来攻，又主与东魏议和，遂激成侯景之乱。侯景叛梁，即以诛谗朱异为名，朱疾病而死。

② 侯景：原为东魏大将，后因朱异而降梁，任梁朝大将军，封河南王。太清三年举兵反梁，攻陷合城，梁武帝被饿饿死，史称“侯景之乱”。

③ 隋炀帝：即杨广(569—618)，隋代皇帝，公元604—618年在位。初封晋王，开皇二十年以阴谋夺嫡，代兄勇为太子。仁寿四年(604年)杀父(文帝)即位。营建东都洛阳，修筑长城，开掘运河，兵役繁重，遂引发各地农民起义，隋朝土崩瓦解，后在江都(今江苏扬州)被禁军将领宇文化及等缢杀。

④ 虞世基(?—618)：隋代大臣。字茂世。炀帝时任内史侍郎，专典机密，参掌朝政。炀帝巡游江都，农民起义军蜂起，世基请发兵屯洛口仓，炀帝不从。他知不可谏，又怕祸及自身，故不再将实情上奏，朝野共恨。后为宇文化及所杀。

⑤ 尚书左仆射：尚书省长官。唐中央行政机构设三省六部(尚书省、中书省、门下省、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中书省决策，门下省审议，尚书省执行。尚书省置左右仆射，与中书门下二省之长一样，同为宰相之职。

⑥ 房玄龄(579—649)：唐初大臣。齐州临淄(今山东淄博市东北)人。隋末举进士。唐兵入关中，归李世民，任秦王府记室，协助李世民筹谋统一，取得帝位。贞观元年为中书令，后任尚书左仆射，监修国史。长期执政，与杜如晦、魏徵等同为唐太宗的重要助手。

⑦ 覆彼昏狡：覆，灭；昏狡，昏乱狂暴。覆彼昏狡，谓消灭昏乱狂暴的人。